

Hu Zhanfen
老曹轶事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无论近看远看，超薄型的朱惠民都瘦得像一张交通卡。

我们是柳州路上同一栋楼的邻居，有一次我正和曹景行通着话，他一旁挤眉弄眼的，我问他，怎么啦，他说，你对曹景行说，黄山茶林场的“排骨”向他问好！我照说了，那一头不禁呵呵呵地笑了起来，改用上海话说，向“排骨”问好！当年我7队的，“排骨”10队的，后来一起在“五七连队”苦熬。他是孤儿，1971年受政策照顾被招工回上海的……

至此，我格外注意“孤儿”老朱了，世界这么小。“我是和曹景行1968年8月6日同批同车进黄山茶林场的”，他说，“那天在人民广场出发，送行的哭声震天，全场十多辆车，我是唯一没人送的，而且身边只带五毛钱，曹景行看在眼里，不响。”

“彼时每个人路上发口粮面包3只，曹景行见我饿鬼似的瞬间吞噬了它们，就把自己的面包都给了我，见我还不够，便动员大家送面包——恰好很

多人晕车，吐得什么也吃不下，他居然都收集了来，对我说，你都拿了吧，我数了数，15只，哈哈！”

“进了农场，我俩不在一个队，后来被集中到五七连队，曹景行在‘水稻一排’，叫我‘排骨’，其实我是‘小排’，他是‘大排’，我们都很瘦，但都是出了名的‘大胃王’，他一顿能吃八两米饭，那碗，大得像面盆。我和他比赛，有一次我撑了一斤二两，肚皮鼓得孕妇一样，他说，不比了，太不人道。”

“他的胃，估计就是那个时候给撑薄撑坏的。”

“每人口粮定量每月45斤，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，所以常年饥肠辘辘，不知何故，曹景行家的条件总比我们好些，家里时有‘空投’，以‘拌糖炒麦粉’为主，偶有猪油或奶粉，曹景行这一点是非常‘上路’的，每晚8点后，默许我偷偷分享他的炒麦粉，说‘默许’，是因为一旦太张扬，

大家都来分享怎么办？

“我是孤儿，他对我特别关照，有一次家里‘空投’了猪油，他插秧时偷偷说，晚饭后来一趟，我去时，他猫在帐子里，闪电般地给了我一小勺，要我噤声。”

“我含了半天舍不得咽下——那时候，天天海带下饭，炒海带，拌海带，汤海带，一星期只供应一次大肥肉，每人限购一块。肠内无油，常便秘。”

“曹景行毅力惊人。那时的水田都是红壤，酸性的，水稻不宜，要改变土壤的酸性就把碱性的石灰掺入土里，用脚踩揉，使之转为中性土壤，

这个活，大家看了发怵，石灰有腐蚀性，会烂脚的，但曹景行见状，第一批跳了下去，以后他的脚烂得蜡黄，走路瘸了好久而从不吭声。”

“曹景行的好学是农场里出了名的，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书，他见缝插针地看，每晚10点熄灯后，真像故事写的，他打着手电看。有一次我偷偷翻了一下，

他看《史记选》，看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和郭沫若的《奴隶制时代》与《李白与杜甫》。但他很谨慎，看再多的书，绝不和人议论，更不显摆。”

“他又是一个极其胆大之人，五七连队后面是大片的坟山，风吹雨打的，时有棺椁露出骨骸，以至于有条近路没人敢走，曹景行不声不响地捡几个骷髅挑在肩上，旁若无人地招摇过市，以示无害，遂平息了恐慌。”

朱惠民的眼里，曹景行的早年所为无不彰显着他日后的与众不同，他的坚毅好学，预示着他将是非凡的“新闻雷达”；他的善良勇敢则预示着他为追求公平正义而奋斗终身。

曹景行的离世，朱惠民不觉得太意外，“众所周知，他一天当两天地过，其实已经比大家多活了一世”。他说。📖

他猫在帐
子里，闪电般
地给了我一小
勺，要我噤声。